

## 合浦民歌概述

■ 周家干

合浦民歌是丰富多彩的，其历史也是悠久的。合浦建郡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然而在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前，合浦地区均为壮族、瑶族聚居之地，也即是说当时也应有壮族、瑶族民歌。或者可以推到西周以前合浦乌浒蛮民歌。故合浦民歌最早始于何时，是无法确定的。

秦平百越前，合浦地区与中原相对隔绝。秦平百越后，中原汉人不断南迁合浦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先进的中原文化。汉以后，因战乱、饥荒、军队征伐、戍边、出仕、贬谪、经商、充军等原因，北方和中原汉人大量南迁合浦地区，致使北方和中原语言与当地壮、瑶等族的语言互相渗透，形成了新的语种，如客家话、廉州话、海边话、军话、黎话等。又因合浦依山面海、江河纵横的地理特点，故合浦民歌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独其特色。

民歌来源于劳动人民，扎根于劳动人民生活中。正所谓“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劳动人民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声，便唱起山歌。起初是一些朴素、单纯的调子，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民歌。合浦有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两大类，海洋文化包含南珠文化、疍家文化和丝路文化，而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又互相渗透。中原文化传人以后，与合浦地区百越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具有合浦特色的文化。其民歌也是这样，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大堂歌”、客家山歌、廉州山歌、“西海歌”、“咸水歌”、“公馆木鱼”以及《老杨公》的种种曲调如“撑船调”“棹船调”“犯仙调”“判家当”“叹家姐”等。而疍家文化的疍歌，应含“咸水歌”和“东海歌”。此外，合浦沿海尚有“黎歌”等。合浦民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各有特色。

“大堂歌”是清末民国初年，合浦民间盛行的一个歌种，是四乐句结构。如：“蜘蛛结网半边丝，无挂壁根无挂篱。挂篱挂壁有人见，挂在哥心无人知。”每唱一首便敲一下锣鼓落序，再唱下一首。“大堂歌”的音调简单，唱腔缓慢。现在很少有人唱这种歌了。合浦另有一种“随口山歌”。如：“落雨微微去洗身，跌（丢失）了花鞋共手巾；觅人（谁人）捡倒（到）归还我，母鸡生蛋两份分。”又如：“小也俟（俟，同、和）妹去看牛，摘把青梢来垫头；三年两年妹嫁掉，看见青梢眼泪流。”这种歌是过去樵夫、牧童吟唱的，悠扬歌声在野外或田间飘荡，别有一种情趣。

随着社会的发展，合浦民歌也得到了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合浦出现了一种“西海歌”。“西海歌”是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碰撞的产物。“西海歌”也属疍歌之一。如：“远远见妹耙螺时，海水湿鞋也无知；想变海鸥飞过去，又怕海浪湿双翅。”

“西海歌”流行于合浦东南沿海一带，用廉州话演唱，大多以反映沿海渔民、珠民生活为内容，属疍歌的一种。曲调悠扬甜美，亲切流畅，引人入胜。

“咸水歌”亦名“咸水叹”（“叹”即“唱”也），又曰“龙舟”“木鱼”。“咸水歌”也属疍歌的一种，用广州话演唱，流行于合浦沿海一带。

疍歌，是合浦沿海疍家人的歌，疍家即水上人家，在封建时代“浮家泛宅，不准陆居，不准应试”，被视为贱民。过去疍家生活困苦，然能借歌唱以浇其不快，故也不觉痛苦。他们生活的绝大的安慰与娱乐便是歌唱。从广东沿海到合浦沿海、都有疍民分布。“咸水歌”格调清晰，韵律自然，有独特的海边歌谣风情，如：“天上有星千万颗咧，海底有鱼千万条；哥你有情妹有义咧，只

恨牛郎织女隔条江河哎咧！”通常每句七个字，然而唱时都有任意添加虚字的妙处。如“门口有菠菜，唔声唔声走埋”比唱作：“门口有菠摩啰菜……”兄哥……唔声唔声走埋（近也）来……呀……”每句有每句特别的唱法，唱时的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便加上许多“呵”“或”“呀”“咧”“啰”等引长音或字眼儿，但仍合于天然节拍的。

“叹家姐”即“唱家姐”，一般是亲昵委婉的曲调。如姐叹：“细唧，双好贴身面对面会，一般妹你无俾（给之意）众人坐下，口打含螺……”其中有“十二月送情歌”及“十二月送人歌”，悠扬甜美，感情浓厚。如：“三月送人人去远，海鸥绕船叫声喧；海鸥啼出七个字，切莫丢妹心一片……”此外还有“伴郎”“叹感人”“叹字眼”等美妙句子。

总之，这类歌谣的曲调丰富多彩，令人喜爱，节奏较平稳，曲调较悠长，较多是上下乐句多次反复的歌谣体。结尾处常因歌词末句的反复而扩充，曲调常是随字定腔，但曲式衬腔是基本不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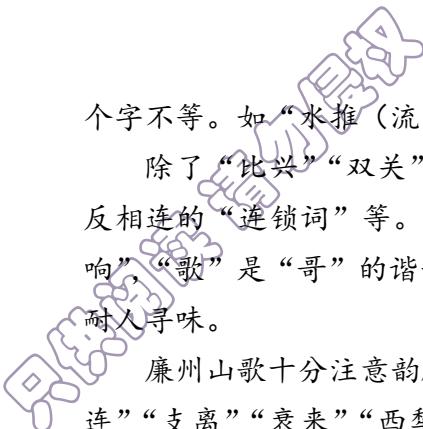
“叹家姐”过去通常流行在合浦东南沿海（含在北海市上）疍家的婚姻仪式上，能表达水上人家的生活特色。

“哭嫁歌”与疍家的“叹家姐”意近。“哭嫁歌”是流行于常乐、石康、石湾、沙岗、西场、乌家、党江、廉州一带。女子出嫁前一些较好的姊妹聚集于其房间，唱一些感情缠绵的送别歌。新中国成立后这类歌已不流行。

“哭丧歌”，是为亲友亡故而唱的歌，曲调哀婉缠绵。如某家有人亡故后，做“虞七”（廉州称“七眼”，七天一祭）时请一些亲友或请职业唱“哭丧歌”者，在晚上为死者做“虞七”时，便戴着用麻面做的“头盖”，坐在死者棺旁，一面唱一面哭。“哭丧歌”多是怀旧、思念、痛苦之词，悲戚、哀怨、动人心弦，听者泪下。“哭丧歌”民国时期丧祭时尚有，新中国成立后已不再流行。廉州山歌，是合浦民歌中最有地方特色的一种曲种，用廉州话演唱。歌的曲调悠扬甜美，亲切流畅。唱起歌中寓意，形象生动，妙趣横生，你问我答，反应迅速，出口成章，才思敏捷，引人入胜。廉州山歌有独唱、男女对唱，也有三人联唱的。种类有催情歌、盘问歌、辩驳歌、庆贺歌、苦情歌和交情歌等。

廉州山歌从句式看属四乐句的乐段结构，它是二乐句乐段的反复；第三句是第一句的变化重复，第四句是第二句的变化重复。第一句一般结束在调式音阶的第三级或第四级上，形成半终止；第二句结束在主音上，形成全终止；两句曲调一起一伏，互相响应，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的调式特点主要是五声征调式（“56123”），由于语音的关系，曲调是按调行音的，但半终止和全终止音是固定的。不管唱词多少段，曲式结构和调式特点都是不变的。

廉州山歌与其他合浦民歌如“西海歌”“东海歌”“大堂歌”“随口歌”不同，它的特点是富于“比兴”“双关”和“歇后语”“谐音”等，这种歌把以上这些统称为“山头”。一句一个“山头”的，如“落乡做戏到你村场（唱）”，称为“双支头”歌；两句一个“山头”的，如“鹧鸪饮着芋芒水，心想无啼颈又兴”，称为“单支头”歌。现在大多喜欢唱“双支头”山歌。所谓“山头”，如“牛郎会妻见只（织）女子”，“牛郎会妻”是山头，“见只女子”是歌的本意，“牛郎会妻”关“见只女子”；一句歌里只限于前四个字是“山头”，其余是“上四下三”，但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声韵谐美，歌者往往要加“花子”、衬语，使得唱词更圆润动听，所以有时一句歌竟唱到八至十多



个字不等。如“水推（流）筷子你留搵（搵，我也）无住”，这一句就九个字了。

除了“比兴”“双关”和“歇后语”外，有时还使用“谐音”“比拟”“拆字”“叠字”及首尾反相连的“连锁词”等。其中谐音的使用，几乎遍及每句歌里，如“长兄头妹听见歌（哥）声响响”，“歌”是“哥”的谐音，“梦中冷醒我是姓梁（凉）”，“梁”是“凉”的谐音，构成独特风格，耐人寻味。

廉州山歌十分注意韵脚，共有二十二个韵。人们通常爱唱“人心”“关栏”“圈联”“秋流”“边连”“支离”“袁来”“西犁”，属八阔韵；“松容”“焦辽”“区苏”“屈息”“撇屑”“晒带”“多唆”“花纱”，属八中韵；“决雪”“勒仄”“曲宿”“锭靓”“爹些”“稍劳”，属六窄韵。四句（一首）歌中，第二句第四句的最后一个字一定要押韵。如：

棹艇手松你讲也无要（摇）紧，  
转头望人以后有相见，  
熄掉街灯有时路跟机过往，  
入栈寄宿到你家蹠蹠（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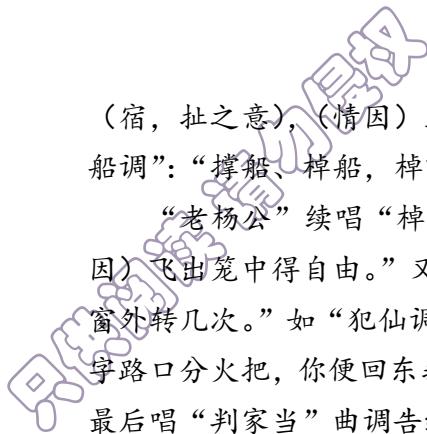
“蹠蹠”廉州话即探望之意。这首歌“见”和“蹠”押“边连”（韵），属仄声字。一、三句不论。平声字落歌尾，悠扬婉转，仄声字落歌尾则较顿挫短促。歌手对唱，习惯一韵到底，若要换韵，须唱到一定时间，才适当变换，否则成了俗语说的“搞浮鱼（小鱼）散头韵（晕）”，群众是不喜欢的。

客家民歌流行于闸口、公馆（含曲樟）白沙及博白县一带。客家人好触景生情，讴歌自己的情怀。在田间劳作时唱，牧牛时唱，打柴时唱，捕鱼时唱。如：“八月十五有月光，见条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是漂江水，恋妹不怕路途长。”这种歌朴素亲切，纯真地反映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气息极浓。

此外，“公馆木鱼”也是客家人喜爱的民歌之一。流传于闸口、公馆、曲樟、白沙及邻县博白等地区，用客家话演唱。“公馆木鱼”调来源于金牡丹恋爱的故事，曲调哀怨动人。是四句式乐曲，每演唱两句便加入：“哪个呀？金牡丹哪？”再唱两句便加入：“牡丹红，一对鸳鸯对凤凰。知府心肠蛇蝎毒，逼婚害人入冤狱，哪个呀？金牡丹哪？官兵进门凶似虎棒打鸳鸯两地分。牡丹花！一对鸳鸯对凤凰哪……”周而复始地演唱，词曲唱得婉转动人。“公馆木鱼”可以一个独唱，也可以一人领唱众人合唱。演唱“公馆木鱼”时，演唱者一手各执两块竹板，一边演唱，一边“咯、咯”敲响竹板，妙趣横生。

黎歌俗称雷州歌，用海边话演唱，流行于合浦沿海部分渔村。如：“眼见井中鱼起水，飞天白鹅口水流；井中有鱼难得吃，想来费坏你心头。”这种歌是由雷州半岛和海南等地区移民迁徙来合浦海边定居时传来的，分布地区狭窄，唱腔和唱法与雷州半岛地区的黎歌，差别不大。《老杨公》歌舞曲调，流行于常乐、石康、石湾、乌家、沙岗、西场、党江、廉州、福成、北海等地区，用廉州话演唱。传统“老杨公”故事是：蔡九仙姑因动了凡念，被玉帝罚下凡间受苦，在危难中，得到南海观世音化身的撑船老杨公搭救渡过彼岸，脱离苦海。《老杨公》歌舞曲调丰富，如“西江月”“棹船调”“犯仙调”、廉州山歌、“顺口溜”等。

“老杨公”摇船上场，即唱“棹船调”：“左手拿条娘马索，右手拿条娘马鞭，跳上马尾状宿



(宿，扯之意），（情因）上弟渡船头托天，手执琵琶共三弦，琵琶挂在娘胸上（情因）……”“撑船调”：“撑船、棹船，棹唉东江转，你妹呵，小娘子，雅些，牡丹花又开红，你妹呵！”

“老杨公”续唱“棹船调”：“开船解缆出江口，打救你妹上船头，你妹好似笼中鸟……（情因）飞出笼中得自由。”又如“西江月”：“西江月，一渐落，照落娘房角，见？梳妆甚伶俐，日在窗外转几次。”如“犯仙调”：“五更北斗转归西，唱断情歌送妹归；鹰嘶嘶，渡公情深难舍归；十字路口分火把，你便回东我回西；妹你南回有人伴，我归西去入准提。”仙姑与老杨公依依惜别时，最后唱“判家当”曲调告终。“老杨公”的曲牌，大都是二乐句和四乐句的乐段结构，以单一音乐形式陈述，有时以锣鼓喧闹落幕。每首曲调按词行音，但曲式结构和调式特点是基本不变的，常运用的调式是五音阶征调式，有个别曲调偶尔出现了“7”音，增添了谐趣活泼的色彩，别具独特的合浦歌谣风情。

合浦民歌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馥郁沁心的香花，它使人们抒怀解郁，欢乐助兴，从而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却惨遭践踏。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很好挖掘整理合浦的各类民歌，使合浦民歌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作者系合浦县志办原副主任，北海中华文化促进会会员）